

# 冰上翱翔的日子

岁月深处的积淀 笑中带泪的感悟  
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获得者  
一代童话大师 必读代表作

孙幼军 著 赵德洗 绘

孙幼军妙趣故事集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上翱翔的日子/孙幼军著;赵德洗绘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22. 5

ISBN 978 - 7 - 5329 - 6586 - 1

I. ①冰… II. ①孙… ②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061137 号

## 冰上翱翔的日子

BING SHANG AOXIANG DE RIZI

孙幼军 著

---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 
邮 编 250002  
网 址 [www.sdwyppress.com](http://www.sdwyppress.com)

---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  
0531 - 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  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

---

印 刷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毫米×1300 毫米 1/32  
印 张 5.625 插页/2  
字 数 80 千  
版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6586 - 1  
定 价 29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目录

杏黄色的小枕头 / 001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一）

一盘花式蛋糕 / 004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二）

悔 / 008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三）

弟弟是从哪儿来的 / 013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四）

桃园的大鸡和小鸡 / 018

两个讨厌小子 / 024

小黑 / 030

草帽事件 / 039

梦里的朋友 / 050

---

我和黄教导主任 / 063

---

冰上翱翔的日子 / 075

---

鱼 / 084

---

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 / 091  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一）

---

我的黑驴 / 098  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二）

---

经理专用车 / 105  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三）

---

“小坦克”的新贡献 / 115  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四）

---

感情问题 / 122

---

胆子问题 / 126

---

家有小女 / 131

---

旅美随笔 / 140

---

你瞧瞧这个头儿 / 153

——渔友趣事录（一）

---

踩上地雷了 / 158

——渔友趣事录（二）

---

要面子，不要鱼 / 162

——渔友趣事录（三）

---

写信 / 167

---

话说作文 / 173

---



## 杏黄色的小枕头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一）

地板上有一抹黄色的阳光，好像是中午。

妈妈躺在床上，睡着了。

床很高很高。我踮起脚，伸长胳膊，抓住妈妈头下的枕头，用力扯。

妈妈被扯醒了，睡眼惺忪，喃喃地说：“别闹……”

什么“闹”哇？那个杏黄色的小枕头是我的！

我又扯，一边叫：“给我！给我！”

妈妈又被扯醒了。她不耐烦地抽下枕头，丢给我。

我急忙把我的枕头抱在怀里，搂得紧紧的。

妈妈晕乎乎地伸出一只手去，在床上摸。她一定是想摸到另外一个枕头。



可是她什么也没摸到，又睡着了。

那手就那么伸着，而且，没了枕头，脖子歪着。

脖子歪着，头发还披散在脸上。看那样子，一定很不舒服。

我站在床前看着妈妈，心里后悔起来。

要是妈妈这时候醒了，我会把枕头送上去，说：“给你！”

但是妈妈没醒，头还是那么歪着。

妈妈真可怜……

我抱着枕头站在那儿，哭起来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这件事还留在我记忆里。如果不发生这件事，我根本不会知道还有过一个属于我的小枕头，不会知道它是杏黄色的。

妈妈 19 岁时生的我。那一年，妈妈该是 21 岁。我女儿 21 岁的时候正读大学，很贪睡的，何况妈妈要劳累得多。

我心里留下永远的歉疚。明知妈妈绝不可能记得那件事，我提它干什么呢？

我已经是 W 学院的教员了，有一年妈妈到北京来，随身



带着个小相册，拿给我看。有一帧是我站在床上，扶着比我高出一头的铜栏杆。我说：“啊，就是这张床！”

床只抵我膝盖，我那时却觉得它高不可攀。我乘机向妈妈讲起杏黄色小枕头的事，连同我的忏悔，还摇头苦笑：“一次私有观念的大发作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挺懂事的。”

好像是讲，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。

这实在比不记得还要糟。

“懂事”是后来。先是有个妹妹跟我平分秋色，接下来是二弟、三弟、四弟。他们不只用我的枕头，还穿我的衣服，拿走我的玩具和故事书。事情一直发展到：“就这么两个啦，给弟弟吧！”

我的私有观念，是被弟弟妹妹们打破的。



## 一盘花式蛋糕

### 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二）

爸爸和妈妈各牵着我一只手，走在人行道上。人行道上的积雪被路人踩得坚实，光亮。我时而蹲下来，让爸爸妈妈弯身拉着我滑冰。

哈尔滨严冬的傍晚，连空气都像是冻得凝固了，我却折腾得浑身发燥。爸爸妈妈在一个明亮的大玻璃窗前停下来，指着橱窗里几个穿皮大衣的“木头人”议论着。我闲得无聊，抚着横在大玻璃前一根很粗、很长、锃亮的铜扶手跑来跑去。

我从头到脚，给捂得严严实实。我的手上戴着厚厚的“手巴掌”，还有一条细带子连接着。要是想领略一下铜扶手的清凉，最便当的办法大概只有把舌头伸出去，舔上一舔。



我就那么干了。

发生了我完全没料到的事：我的舌头立刻牢牢地粘在大铜管子上。我惊慌地一挣，舌头是扯下来了，一块皮却留在铜管子上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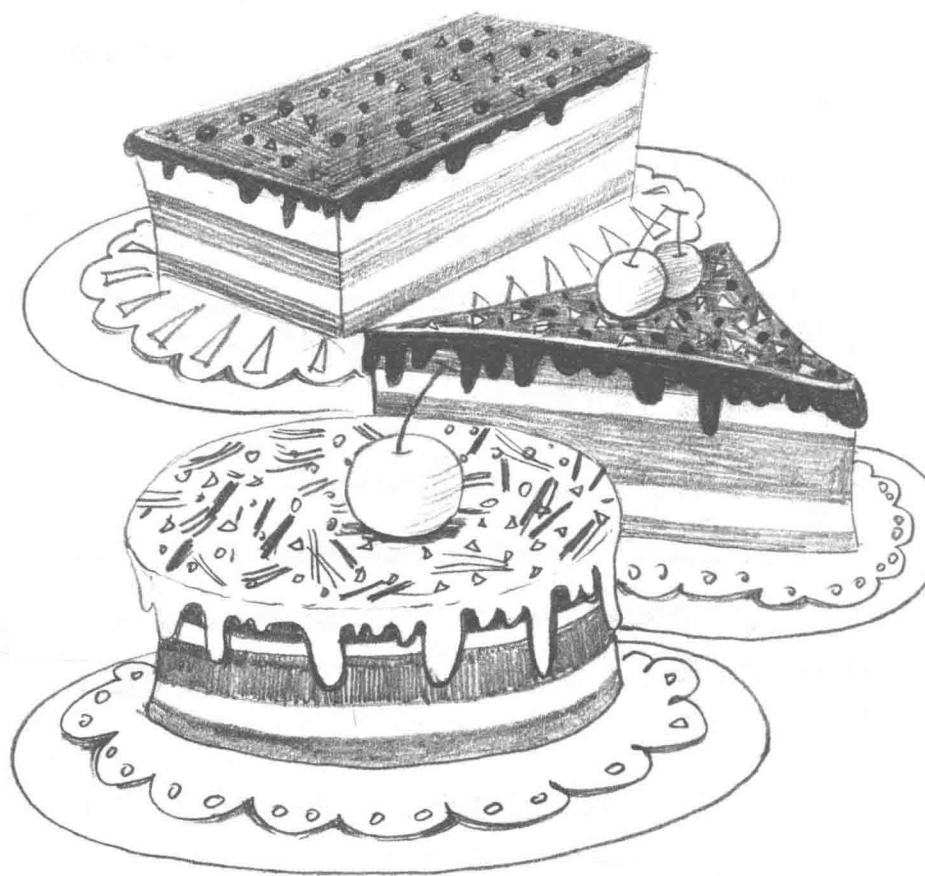
我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。爸爸妈妈双双跑上，其中一个抱起我。他们不知道，世界已经在这一刹那毁灭了。商店、路灯、汽车，连同跑上来的爸爸妈妈都一齐消失。眼前剩下的只有一大片可怖的红色——我嘴里流出的鲜血。

凭着自己的过失，我博得一份额外的爱怜。

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妈妈把我领进了一家俄罗斯咖啡馆。屋里很幽静，只坐着两三个人。桌面是玻璃的，椅子像火车里的座位，有高高的靠背。躲在那后面，没人看得见我。

穿白上衣的侍者端来一杯袅袅升上一缕白汽的牛奶，还有一大盘漂亮的、香喷喷的小蛋糕。

妈妈笑着把牛奶和蛋糕都推到我面前，拿起锃亮的小匙子放在我手里。





那盘点心真诱人哪！小蛋糕有长方形的，有三角的，有圆的，下面都有个带着花边的白纸托。蛋糕上面挤着各式各样的奶油花朵，有一块，黄花朵中间还嵌着个通红的樱桃。我常在“秋林公司”的玻璃柜里见到这东西，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扯住我的手，我才肯离开。

现在，它们就摆在我面前，那么大一盘子！

可是，我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它们。

终于，坐在我对面的妈妈也眼泪汪汪的了。

妈妈说，那一年我三岁。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，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不如意的。前几天我向一位偶然碰到的老同学发感慨，说那会儿看见烧得红通通的肘子真馋哪，就是没钱买；昨晚老伴烧的那个大肘子看上去极好，却没胃口吃了。老同学笑了，说：“正是俗话讲的：有牙没豆儿，有豆儿没牙！”

我同那盘令我怀念的花式蛋糕也是这样的。



## 悔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三）

儿时，我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有许多白俄罗斯人，几乎和中国居民一样多。哈尔滨那会儿被称作“东方莫斯科”，大概不独因为有成片的俄式房屋和道里、南岗的大“喇嘛台”（当地人这样称呼教堂）。那些白俄罗斯人当中绝大多数从事既劳累又没多少收入的劳动，像扫大街，送报，收废品，穿上花制服站在商店门口恭恭敬敬给进出的顾客开门。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善关系，性格淳朴的他们即使行乞，也想给施舍者一些回报。在爸爸遗留下来的摄影作品里有一帧《流浪盲乐师》，那上面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白俄罗斯乞丐。人行道上两个衣着整齐的娃娃的背影，是我和妹妹。我们驻足，望着那位靠墙坐着，正在拉“巴扬”（一种圆按钮式手风



琴) 的白俄盲乞者。他的巴扬上固定着一个很小的罐头盒，是预备给过路人投硬币的。看来他根本也没指望谁会给他钞票。他脚前的路面塌陷下去一片，夕阳在路面和他体侧绘上一条又黑又粗的电线杆阴影，更显出他处境的凄凉。

那年我四岁。记忆中完全搜寻不出盲乐师和我们那次上街的影子。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另一个白俄罗斯穷苦人，一位给我们送牛奶的白俄胖大娘，尽管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岁。

每天晚上妈妈都把一个空“玻璃棒子”摆在门口的木头台阶上。那是一种大号的瓶子，容量相当于现在的三只啤酒瓶，日本人用它装酱油，装清酒，白俄人却只用来装牛奶。一大清早那位送牛奶的胖大娘就来了。她推开我们绿色矮木栅栏上的小门，提着个沉重的铁皮牛奶桶，摇摇晃晃走到台阶前，把一只漏斗放在大玻璃棒子上，提起牛奶桶向里灌。我觉得那是件好玩的事，常常跑出来看。白俄胖大娘很傻，总力图把奶灌得齐瓶口，这就难免有时溢出来。我站在一旁，盼望着那些白浆泛滥，好找到一次开心大笑的机会。不慎溢出了，她会放下大桶，喘着气跟我一起笑。那时也真莫名其妙，总是一见她笑，我立刻就不笑了，还有些生气。



我不喜欢她跟我一起笑，还不喜欢她接近我。她的头发是黄的，眼睛是蓝的，胖脸上还有许多细毛毛。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。她衣衫褴褛，披肩上有破洞，可是很干净，连围裙上都没什么污渍。我没有理由反对她接近我，但我就是反对，并且从来没想过：为什么自己可以随便靠近人家，看人家在做什么，却不许人家靠近我，看一眼我在做什么呢？

她不知道我的毛病，送牛奶时只要看见我，匆匆忙忙之中总要向我打招呼，说“杜拉斯基”，凑近我，拍拍我的头，甚至摸摸我的脸。她手上有许多小刺刺，摸得我很不舒服。

一天早晨爬起来，我从窗子里看到外边一片白色，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，就闹着要出去。妈妈把我穿得像个豆包，放我出去了。很不巧，我刚跑出去，就看见那个白俄胖大娘提着牛奶桶，趑趄趑趄走进院子。可能几天没见了，她显得非常高兴，放下牛奶桶，竟把我抱起，在我脸上亲起来。这太过分了！我叫喊着，从她身上挣扎下来。她一手揪住我，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小片包装纸很漂亮的巧克力，塞进我手里。我怒气未息，一下子把巧克力扔进雪地，又朝她身上使劲儿啐了一口唾



沫——这是我那时候的战斗方式，同伴打架，我们都是这么干的。

结果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。白俄胖大娘突然僵住了，笑容还留在她的圆脸上，可是一双蓝眼睛突然亮晶晶，两颗很大的泪珠滚出来。她哭了，这是我朝她啐唾沫引起来的！我心里非常慌，她抓着我的那只手一松开，我立刻转身向后院逃去。

好像是，一连好些个早晨，我不敢到院子里去。我躲在窗后偷看，想知道她怎么样了。看见她从四轮平板大马车上抱下一个奶桶，吃力地提向我家院子，我心里充满悔意。我真想跑到院子里去，走到她身旁，摸一摸她的手。我想告诉她，我啐她是不对的。我还想说，不是我讨厌她，是因为我除了妈妈，谁都不让抱。

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。

我什么都没有做，直到她的身影永远消失，送牛奶的换成了一个戴着小檐制帽的大红胡子。

在我惹哭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好像是，她再没有接近我。她准认为我躲避她是讨厌她，不知道我是不好意思。她不知道我后悔了！



她很穷，巧克力很贵，那是她宝贵的爱心。我把她的爱心丢在冰冷的雪地里，还踩上一脚。

不是不可挽救，是我放弃了挽救的责任。那并不难，只消像我想过的那样，走上去，摸一下她的手。对她来说，这就足够了。那颗心会立刻热起来，像原先一样欢快地跳动。

但我没有。于是，我在自己心灵的上空涂上一层悔恨的灰云之后，又涂上了第二层。它铅一般浓重地悬在那里，再也抹不掉。